

鐵樵函授醫學

霍亂新論



第十二種第一期

霍亂新論上卷

第一期

惲鐵樵著

霍亂之原因

我知道今年夏秋間。霍亂必然甚多。其理由是因爲氣候太熱。問氣候太熱。何故有霍亂。答此本之內經。內經論中氣標本。凡本氣是熱。其中見之氣必寒。本氣是陽。其標氣必是陰。例如夏氣通于心。夏季是心藏主政之時。心爲手少陰。其本氣是熱。其標氣是陰。其中見之氣是太陽。從寒化。所謂本氣者。天氣也。標氣者。人身之藏氣也。中見者。人身藏氣變化之可能性也。準此以談。天氣熱。則人之藏氣應之以陰。而其變化之可能性則是寒。內經又云。重陽必陰。重熱則寒。生物在氣交中。生活所能耐之寒熱均有限度。過其限度。則有反常之變。以故夏日多病洞泄寒中。洞泄寒中者。卽是泄瀉無度。寒化太甚之病也。故知氣候太熱。必然霍亂盛行。此爲霍亂原因之一。

霍亂容易發生之場所。必然不在山野。而在都市。尤其容易發生而難得預防者。則莫如上海。此無他。因爲人烟稠密。房屋小而空氣穢濁。此爲霍亂原因之二。

勞工辛苦。則喜飲冷。貧家屋小。熱則露宿。富商大賈之眷屬。又喜深夜乘汽車兜風。其他尙有如遊戲場等。都是造病之工廠。此爲霍亂原因之三。

霍亂之病狀

第一步是頭昏、胸悶、泛噁。第二步是嘔吐、泄瀉並見。有先瀉後嘔吐者。有先嘔吐後瀉者。有腹痛如絞者。亦有竟不腹痛者。同時其指頭必冷。手脚必自覺發麻。第三步汗出如雨。手脚都冷。手冷恆至肘。脚冷恆至膝。此在醫書上名爲亡陽四逆。第四步舌強、語言不清楚。指頭螺門皮縐。唇色及爪甲都變紫色。須臾之間。手脚抽搐。目暗無光。此時已不可救藥。一兩點鐘許。便氣絕身死。此病第

此凶惡者。且以原因相同之故。發作則沿門挨戶。誠爲一種極可怕之病症。

霍亂之病理

欲明霍亂之救治法。必須先明霍亂之病理。此病第一步易治。第二步可救。第三步危險。第四步絕望。第一步何故嘔瀉交作。人身胃與腸恆互相呼應。古人以腹部爲太陰。照現在研究所得。實是指內呼吸說。無病之人。食物入胃。則消化而下降。故云胃氣下降。其腹部之內呼吸。則有熱力上升。故云脾氣上升。升降互相呼應。則脾胃協調。且胃氣不與脾氣協調。則胃氣上逆而作嘔。脾不與胃氣協調。則腸部無彈力而洞泄。以故嘔甚必見泄瀉。瀉甚必見嘔吐。霍亂之病。嘔瀉並見。卽是此理。以故古人謂霍亂之病。是中宮陰陽決離。痧藥紅靈丹辟瘟丹等。有麝香蟾酥輩。能取效于俄頃者。因此等藥能助呼吸。增加吸酸除炭之作用。得此則外呼吸調。內呼吸亦調。脾胃升降之作用。立刻撥亂反正。故也。其所以汗出如雨者。卽因中宮陰陽決離之故。中宮之與肌表。亦互相呼應。

如脾之與胃。內經謂陽者衛外。陰者內守。陰破則陽消。是脾胃與肌表形能上有密切之關係。通常因熱而排泄之汗出。與脾胃不相協調之汗出不同。排泄之汗出。汗雖多。常見一種蒸發現象。其手脚必不冷。內部陰陽決離之汗出。常呈一種渙散現象。其手脚無有不冷者。此爲嘔吐泄瀉出汗三種病症同見之。所以然之故。因是渙汗。體溫都隨之渙散。故膚冷。因是洞泄。全體水分都奔迫向下。故銳瘠而血驟乾。實是軀體機能呈總崩潰現象。故三四點鐘卽能致命。

霍亂病機之研究

欲講治法須明病理。旣明病理須知病機。此病渙汗亡陽。盡人都知。又通常名此爲癘螺痧。因患此者其螺門必癘。豈知亡陽乃第三步事。螺癘是第四步事。旣至亡陽地步。已不可治。螺癘已到絕望境界。此病進行之速。異乎尋常。往往不及延醫。須于平時有充分常識。一見朕兆。卽與適當對付。然後可免于危險。

溫外散肌膚冰冷。全身肌膚冰冷。是亡陽最後一步事。前一步是四逆。四逆者。手冷過肘。脚冷過膝也。既至四逆。其病已不可治。四逆之前一步。爲汗出手腕。膚涼。手腕膚涼者。爲全手皆冷。更前一步。其手尙未冷。其手腕之背面與手背。必先冷。此手腕背面冷。卽是病機。須知手掌屬陰。手背屬陽。凡陰虛而熱之病。他處不熱。手掌必熱而乾。用石斛天冬地骨皮等甘涼藥。陰分得恢復。其掌熱卽退。凡陽虛之病。必汗出而手背冷。用附子乾姜吳萸等辛溫藥。卽汗斂而轉熱。從藥效推測病理。執果溯因。却有證據。絕非信口開河。紙上談兵之比。故見汗出手腕背面膚冷。卽可知爲亡陽之朕兆。螺癰者。因螺門司觸覺。其中藏有敏妙之感覺神經。其處肌肉最豐滿。霍亂之病。渙汗洞泄。全身淋巴液如決堤潰防。此時肌肉銳削。因螺門之肉最豐。故當銳減時。皮膚郭然而寬。此處最易辨認。又此處之肌肉。是多數小腺體并合而成。淋巴崩潰。腺體破壞。其螺遂癰。故螺癰爲最後一步事。其前一步是螺門肉縐。再前一步是螺門覺麻。此麻之

感覺。乃是螺瘍之朕兆。又霍亂洞泄如廁一兩次。其目眶卽陷。此爲他種泄瀉所無者。故目眶陷亦是病機之一。然則見汗出手腕背面一塊冷。目眶陷。而又有螺門發麻之自覺症。此時已可斷定其病是真霍亂。絕對不致淆惑。易曰。見微知著。知機其神。此病機所以可貴也。

霍亂類似症之辨別

有病名走哺者。其病狀爲猝然胸悶嘔吐。指頭涼而汗出。頗與霍亂相似。古法用芩連朴枳梔皮等。可以應手取效。此其病狀雖類似霍亂。而用藥與霍亂之必須姜附者恰恰相反。後來遂名此種爲假霍亂。因有此假霍亂。而真霍亂之死者乃愈多。蓋不明病理。不知病機。遇初步之真霍亂。徘徊歧路。不能當機立斷。而霍亂之爲病自始至終只有三四點鐘。稍一猶豫。其病遂不可爲矣。今吾黨從根本探討。病理旣明。此等處可以洞若觀火。蓋走哺之病是熱聚于胃。因

見症。又有一種中暑之病。得之烈日之下。負重行遠。或辛苦工作。其症狀猝然頭眩眼暗。泛噁而嘔。甚則泄瀉。汗出指麻。與真霍亂極相似。惟其爲病較淺。苟得陰涼處休息。兼進痧藥。服明礬少許亦愈。此其理由因痧藥能開閉。助呼吸。增進吸酸除炭作用。明礬能降濁。濁氣降則清氣自升。以故亦能愈。此其病因皆較淺。並無如前列真霍亂之原因。故其病易愈。若以此爲例。用痧藥明礬治真霍亂。則不能取效而誤事矣。此病與真霍亂異者。真霍亂之發作。常伏病一兩日。有病因。復有病緣。然後發作。至于症狀亦不同。此病雖出汗。不是渙汗。雖泄瀉。不是洞泄。雖手麻。是血行太速。不循常軌。四末感貧血而麻。若真霍亂之手麻。則因水分崩潰。螺門之腺體因銳瘠感變化而麻。故同是手麻。却同而不同。又中喝之出汗。手腕之背不冷。中喝之泄瀉。眼眶上廉不陷。若有前列種種原因。伏根于前。發病時卽爲真霍亂。眼眶陷。手指麻。腕背冷。三條件畢具矣。

霍亂用藥之研究

所貴乎審察病機者。爲求用藥有標準。醫生治病以小心謹慎爲第一義。若于此種病。却非大膽不足以對付。仲景用承氣非常之審慎。先之用調胃承氣。視其失氣與否。然後定可攻與不可攻。又教人用大承氣之法。必須繞臍痛拒按。胸腹兩部拒按。手足縶縶汗出等種種標準。可見其小心謹慎之態度。至于他種藥方。常溫涼攻補互相配合。惟大承氣只厚朴枳實大黃芒硝。四逆湯只附子乾姜。不用甘草人參大棗等爲佐。可見其對於急病一種大膽應付之態度。膽出于識。苟辨症不審。病機不明。何能大膽。故治真霍亂之病。當病初起在第一步時。此時尙未至于不可收拾之境界。但留心考察病機。條件既具。便須大膽用藥。不可畏首畏尾。

真霍亂之渙汗。其癥結在心房弱。故西法用強心針有效。中法用四逆湯亦效。

方中有用鹽與生姜兩味者。此方余未嘗試。然以理揆之。可以知其必效。因鹽能止水。姜能回陽。真霍亂之嘔。因吸酸除炭之作用。敗壞而嘔。故西法十滴水中有樟腦。此與中藥痧藥紅靈丹辟瘟丹等之有麝香同一理由。比類而觀。可謂中西醫術同出一軌。能知病理。能知病機。能知藥效。如上所說。雖懦怯之夫。當此殆無有不能大膽者。所謂大膽者。病機既得。當用附子乾姜。附子以錢半爲中劑。三錢爲重劑。姜半之。若用姜萸附者。吳萸半附子。姜半吳萸。尤其妥當。若用十滴水者。以一瓶爲輕劑。兩瓶爲中劑。三瓶爲重劑。若用辟瘟丹者。一分爲輕劑。兩分爲中劑。三分爲重劑。可以應手取效。病在第二步。得藥即愈于第二步。決不致有第三步。病在第一步。得藥即愈于第一步。決不致有第二步。弭患無形。所得之便宜。巧歷不能計算。吾所以獨舉辟瘟丹十滴水附子吳萸乾姜者。因此三種藥曾有多次之經驗。能洞徹中邊。知其無流弊故也。

（問）何以萸半附姜半萸更好。且前文謂四逆湯不用副藥。是仲景大膽。今

少陰
太陰
少陰
少陰

加吳萸。亦有說乎。（答）附子是少陰藥。在足少陰能溫腎。在手少陰能強心。乾姜是太陰藥。能溫暖腹部。使腸部增彈力。吳萸是厥陰藥。能開胸痞。能止嘔。霍亂之爲病。其癥結卽在此三處。故加吳萸。較之原方更好。古方原語人以規矩。原不禁止人變通。吳萸力量甚雄。是將藥絕非甘草人參等國老藥之比。洞泄之瀉。非姜不止。亡陽之汗。非附不斂。陰陽決離之胸痞。非吳萸不能糾正。附子吳萸其力雄。其效捷。其性下行而無持久力。姜則性緩而有持久力。古人謂吳萸走而不守。乾姜守而不走。其說是也。故萸附不妨多用。姜則不宜過多。如其附子用三錢。乾姜一錢半。卽嫌太多。因病既除之後。乾姜之效力依然存在。爾時必見熱化過當之症象。若用涼藥救濟。則非法。不用涼藥救濟。熱化太過。將有他種症繼續發見。故當最初用藥之時。不能不注意後來流弊。所以說姜半吳萸則更好也。附子是主藥。當須倍姜萸。此病用附。以熟附爲宜。

否（答）霍亂而見洞泄。如廁僅一二次。其眼眶卽陷。其陷處在眉稜骨之下。眼球之上緣。他處不陷。獨此處陷。他種泄瀉不陷。獨霍亂之泄瀉必陷。此與手背一塊涼爲亡陽之機兆。均爲余苦心思索而得者。霍亂之渙汗洞泄爲體工之總崩潰。其所損失之水分。是血液與淋巴液。而首當其衝之藏器是淋巴腺。眼眶四圍皆淚腺。是淋巴腺之一種。其地位高。故此處先見其陷。此與螺癰同一病理。螺癰乃螺門下之腺體枯也。此病初見洞泄之時。眉稜骨下之肌肉陷下。洞泄至五六次以上。卽眼眶四圍均見黑色。若至第三步時。病者目暗無神。視物不見。是卽腺枯顯然之層次。且更有一事可以互證者。水腫之病是腎藏失職。不能排泄。水無出路。聚于皮下。則爲水腫。當全身未腫之時。眼下廉必先腫。所謂眼下臥蠶是也。眼下臥蠶是水腫之朕兆。與眼球上緣下陷爲洞泄之朕兆。恰成一正比例。洞泄爲水分損失。其機兆見于眼球上緣。水腫爲水無出路。其機兆見于眼下廉。此因水性就下。所以如此。若就藥效方面說。亦極明瞭而

真確。水腫之病忌鹽。因得鹽則汗腺與內腎都不能排泄水分。而霍亂之爲病則用鹽可以挽救。病能藥效顯然。與人以可見者有如此。故吾常謂形能之學有時優于解剖。惟其如此。故他種泄瀉絕對不能與霍亂相混。

（問）所謂病因病緣其事何如。（答）此不過體工之忍耐力。例如露宿。或深夜坐汽車兜風。此可謂霍亂之病已下種子。所以不卽病者。因軀體有忍耐力。若第一日兜風。翌日再兜風。或通宵飲博。或房室。皆是病緣。忍耐力有一定限度。過其限度。病則猝發。明乎此。則霍亂預防之法。可不煩言而解決。窮苦人有不能避免之處。全賴人羣互助之救濟。若富貴人本可以避免。而不知避免。直是自作孽。不可活。

（問）內呼吸是若何一回事。（答）動脈從心左下行分岐而爲小動脈。再分岐而爲微絲脈管。大小動脈皆載血以行。微絲脈管則輸送養氣以供給各組織。隨即文集各組織中炭氣。或之以。故微絲脈管所輸送之養氣。以供給各

漸漸集合爲大靜脈。從右而入心。此動靜脈之交。微絲血管所營之工作。恰恰與肺動脈及肺靜脈之間之微絲血管所營吸酸除炭之工作爲相對的。故小循環之吸酸除炭是外呼吸。大循環之輸酸收炭爲內呼吸。此種內呼吸關係甚大。此種微絲血管亦徧身皆是。然雖徧身皆是。其重心却在臍下同身寸一寸半乃至三寸之處。所謂氣海關元者是也。西國解剖生理學都不如此說。惟中國道家講吐納之術。必注意丹田。此丹田卽內呼吸重心所在之處。證之事實甚確。中國舊醫書所謂脾本無定所。不可鑿解。拙著傷寒後按中曾言之。茲不具贅。因所謂脾所謂足太陰。不是指一藏器。余就形能考察。以爲霍亂之陰陽決離。惟內呼吸可以當之。此雖不見經傳。然實與事實不甚相遠。

（問）手脚麻是何故。又何以說手脚麻與螺門麻同而不同。（答）血在脉管中行。有向心力。紅血輪在中。血清在四旁。西醫書謂之血流成軸。若用帶緊縛一肢。則血行緩。緩則無向心力。其紅血輪乃漸漸散之脉管之外。如此則被

縛之一肢必然覺麻。去其所縛之帶。必感麻如針刺。久久乃恢復常態。當其麻如針刺時。卽外散之紅血輪重新再入脉管之故。霍亂之手脚麻亦與此同理。蓋中暑則血行速。因大小脉管中血行太速之故。微絲脉管中之血反因壓力不勻之故。凝泣不通。如此則內呼吸之工作可以陡然停止。內呼吸既停。外呼吸應之。此時則感窒息。肺氣不通。胃氣應之。立卽泛噁。因微絲脉管中無血。其時面色必蒼白。同時小脉管中血行緩。不復有向心力而成軸。其紅血輪則散之脉管之外。于是覺麻。四末離心房較遠。此種變化必先見于四末。此所以首先感覺發麻之處。必在手指與脚趾。若螺門發麻。則因水分損失者多。螺門下腺體感枯癯而麻。此必見之于洞泄兩三度之後。故云螺門之麻與手脚之麻同而不同。

辟瘟丹藥方

功用 治時行痧疫初起嘔噤霍亂轉筋吐瀉絞腸腹痛中風中暑中痰卒然倒地不省人事山
痛二便不通 蟲積蠱毒癰瘡塊婦人腹中結塊小兒驚癇初起積五疳痘後餘毒無名腫毒

藥品

川烏

羚羊角 黃芩 玳瑁 赤小豆 大戟桑皮 降真香 薑製半夏 文蛤 牙 廣木香 黃連 犀角 附片 茜草 厚朴 川厚朴 心

(各三兩)

甘遂

大戟桑皮 降真香 薑製半夏

西牛黃

巴豆霜 細辛 桃仁霜 鬼箭羽 硃砂 玄精石 廣木香 黃連 犀角 附片 茜草 厚朴 川厚朴 心

山豆根

天麻 升麻 黃 麝香 白芍藥 公丁香 檳榔 蓬莪 歸 胡 大棗(各四兩)

丹參

天麻 升麻 黃 麝香 白芍藥 公丁香 檳榔 蓬莪 歸 胡 大棗(各四兩)

桔梗

白芷(各二兩) 升麻 黃 麝香 白芍藥 公丁香 檳榔 蓬莪 歸 胡 大棗(各四兩)

片廣

皮 腰 黃(各一兩五錢) 紫苑 八錢 斑貓 三十隻 蜈蚣 七條 石龍子 三條

製法

各研淨粉糯米糊爲錠每重一分密收勿洩氣

用法

每服一錠重者倍之小兒減半周歲兒一二分熟湯或溫酒調下如急暴惡證不限錠數

雜論

此方攻病之力極大不傷元氣夏秋感證服之無不應手立效取汗吐下三者得一爲度

延多日邪氣入裏正氣已虧神昏自汗則宜斟酌然香味甚重孕婦三四個月胎氣不足者忌服如月

足胎元實者遇此急證不妨酌服

附十滴水藥方

印度蘇酒六錢四十滴 樟腦酒六錢四十滴 薑酒肆兩貳錢

印度蘇酒六錢四十滴

樟腦酒六錢四十滴 薑酒肆兩貳錢

樟腦酒六錢四十滴

樟腦酒六錢四十滴 薑酒肆兩貳錢

樟腦酒六錢四十滴

樟腦酒六錢四十滴 薑酒肆兩貳錢